《疯美人传》

她是个疯子，十年前就是。

上小学那会儿，路上是可以常常看到她的，蓬松杂乱的头发，沾着泥土和跳蚤，恶臭隔老远就能闻到。一件暗红色的格子衬衫，似乎就从来没有换过，不对，记得有几次还不穿衣服，完全没有常人该有的害臊。灰绿针织毛裤，穿过了春夏，还有秋冬。眼睛倒是清澈，黑白分明，只是你要看她时，只有侧目或白眼，当时看着很害怕，现在想来，那是畏惧和仇恨。

村里年长的人唤她妙姑，三十上下，更多的人是叫她“妙疯子”。她每天只做一件事，就是在村里的马路上走上一圈，有时拿着个秸秆扎的草帽，或拿一个装满废品的蛇皮袋，一只脚穿着棉鞋，另一只脚也穿着棉鞋。等到太阳快下山了，就站在桥上，目光凝滞，良久不走，似乎在目送一个人，又似乎在等候一个人。

小学那会儿，她是小孩的梦里的魔鬼，眼中的妖怪。路上的孩子是不敢一个人从她身边走过的，因为家里人常常用她做喻，要是吃饭不用心，就得被她抓去。若是谁家的孩子不信邪，只需朝着门口喊上几声，“妙疯子，快来抓他去”，不用等她来，小孩儿便治得服服帖帖，不敢造次。

但“妖怪”毕竟还是人，她也会有吓不倒的爷儿。那会儿有几个调皮点的孩子，虽是十一二岁，但长得人高马大胆儿肥。三三两两将她给围住，硬是把她推进浑黄的水渠里，然后嘴角上扬，斜拉着脑袋，大笑一声，“吃俺老孙一棒”。她哭了，嘴巴歪出了皱纹，指着这群混世的魔王，翻天的猴儿，骂不成声。可怒骂总是无济于事的，她的家人不愿管她，除了每顿一盆吃剩下的饭，和一排收割完的稻草铺成的床，其他的什么也没有，应该是怕她死了。

她终于还是死了，我是听说的。那是上初中的时候，学校在家的西边，上学路上已经看不到她了，于是，我坚信了这个消息。村里走①了人，并不是什么稀奇事，何况与你非亲非故。她走了，不过是孩子们少做几个梦，早点儿回家罢了。还有桥下少了一个影儿。

时光总是跑得比记忆快些，等我再一次听到她时，已经是七八年后了。还是从一个上四十的阿叔的玩笑中听来，说她去她儿子那儿养老了。

她十八九岁时，是村里老少皆怜的美人儿，是《陌上桑》里的罗敷。村里的少年爱去她家献殷勤，菜园子里的杂草，总会有人夜里拔干净，顺便还浇了水，家里老爷子的烟袋子从来就没有空过。若是到了春耕和秋收的季节，她家便热闹起来了，几分大的田里，站了好些男儿，利索地抛秧和刈稻。不时对着她笑，她也会露一个或深或浅的微笑，敦促他们赶紧地把事儿干完了。

终是薄命女偏逢薄幸郎，那么多好男儿，她偏偏挑了个不爱他的。那个男人，倒也并非高人一筹，只是眉间有几分英气，晓得在她伤心的时候陪着她，满口的是摘下星星、摘下月亮给你。原是流水无心，怎奈落花有意，她爱上了他，怀了两个孩子，是龙凤胎。听说她每天傍晚都会绕着村里的马路走上一周，即使是身怀六甲时也一样，脸上映满了夕阳。

两年后，他走②了，再也没有回来了。可是她不相信，也许是不愿意相信，她总会站在桥上，斜阳渐渐拉长她的身影，让她害了相思病。

打鱼人的网洒在江面上，惊落了那一片霞光，滩上的童子背着竹篓，桥上没有人，只有一个影子，应该是在等候一个人。

①走：死

②走：离开